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廣弘明集卷九

唐　釋道宣　撰

笑道論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臣鸞啓奉敕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踈短謹具録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縁為宗道者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縁

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悖而教偽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偽則無所不為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為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為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偽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擾攘於東越此之巨

蠹自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
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為
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
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
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為
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窠五千文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輙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母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

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
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将尹
喜化胡隠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煑而不熱老
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竝死胡王方伏令
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
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
星宿骨為龍肉為獸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嶽毛為草
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

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萬象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

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宮脾為紫微宮頭為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竪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為度關之年幽王為開闢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師無極元

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為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為郭叔子既為國師應傳典籍何為不述但列伊尹傅說呂望康郃之人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注為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夘計姬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

公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為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刼度人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刼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竝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蓂有信者從之又云代

代為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既出匡救為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為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為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

黄之氣置上元三宫第一宫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宫
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真自然王宫靈寶上皇
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宫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
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青元之氣而為人也其九
宫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
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刼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
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

天真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宫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為父以氣為母生於三元之君又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於是天尊命名神仙各説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説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

氣而化為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為萬物母道為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為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

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為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為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婬盜不孝死入

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真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何為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為蠻夷乎此土為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氣為癡為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為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竝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為周師無極元年乗青牛薄板車度關為尹喜説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罽賔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髠髮不娶妻於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為罽賔國佛號明光儒童

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為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為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為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

子化胡推尹喜為師而化胡消氷經云尹喜推老子為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為佛推此衆迹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氷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為佛廣說品憤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即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罽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

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罽賓者三老子之妻憒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竝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為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憒陀佛經無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為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

奉佛感之甚矣如父為道人子為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宫九府九宫一百二十曹罪福

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為犧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黄巾帔或以服帊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黄帔乃是古賢之衣横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内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為大蛇所吞弟子耻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

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
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
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
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為先
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
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
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竝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乗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為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

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
女人節食也道人獨卧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
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
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剋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
為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
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
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
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

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紜紜全無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為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絶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為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卧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黄書不亦妄乎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合度各三千里

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夘酉西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

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於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刼燒洞然空蕩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

上若天地洞然山為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刼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刼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於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騃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黄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為天子大道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右腎為司空封八神及臍為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為尚書府肝為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於春秋及周書

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刼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為

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為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跡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

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犧為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

前烏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干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即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

十六國至舍衛佛巳涅槃寫經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於蜀入鵠鳴山為蛇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書張騫為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刼既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

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為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為是災所不及為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魁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宫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吴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説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宫也其玉清宫在玄都之上何

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
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
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
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
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
世世子孫不絶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

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刳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刳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内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罽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為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

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是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為國師耶是則老為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

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注而白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不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齎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廹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蹋地瞋臣笑曰寀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三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

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敕克千年之使乎豈有

菩薩親侍於佛而敕佛為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

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

耳亦使太上蹋地而瞋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

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

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

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誡勸之文此之神社為神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

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佛經背本趣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王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

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飢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踈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偽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

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令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拍真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拄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懐惡心聞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令樹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

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黄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為塗炭齋者黄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黄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婕妤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

詛之何益故不為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
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厭者未之有也今覩其文詞
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
乎將不耽嗜糟汁湎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為始東向而
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
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

逺可遥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
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為首而復禮北方耶然道生東
陽也何不從東方為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
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
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説何
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

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
喜精鋭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為事
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寶七尸為七禽喜
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
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誡云道
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殺父母
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誡懷惡已犯重
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

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宫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為氣其文四萬刧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

子黃名曰一劫按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

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雞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絶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内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

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巳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

此推之真文在玉京之山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災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

復為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為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唯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為天神調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為太上萬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

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為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悞故為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為悲矣

敀佛為道二十九

妙真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

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為道智耳自餘並同
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
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為
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
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為
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
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
及佛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

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絶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為準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興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早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即得四

果又度身品尼乾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為師得道菩薩為老子作頌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

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清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為重為橫為虛為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為虛指更來可笑矣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

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竝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竝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

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為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

持之以四海為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山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禀自然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真真為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

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卧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為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為手簡執以去慢誡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

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鑪銅鑵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曾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為不念清虛

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為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

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也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真人内朝律云真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竝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

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

三卷陸修靜録有其數目及本竝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静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為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竝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黄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為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

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静目中本無諸子今乃秉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巳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為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為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

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為中上賢類斯實録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囚呉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於齊何為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為犬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以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大半老子為方朔者何

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厭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鈆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九

廣弘明集卷十

唐　釋道宣　撰

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先並廢二氏今更興道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黄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内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

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於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

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
樊普曠者懺惇譎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名入通道雖
被抑退當翦髮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
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
俗有留髮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
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
領人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名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遥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毁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於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内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虚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

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遵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

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

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
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巳行虐三年
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
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
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
巳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

元嗣歷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徳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内史宇文昂
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於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
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
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故來得辯
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
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
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

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兹
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
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
大周頓令廢絶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
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
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
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

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纂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

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

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
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
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巳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
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
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
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
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専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翦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懐慼外乖太祖内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

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效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走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

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

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不用實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戒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

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禄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慼地獄不指泥犂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

言深融道混俗移尊散執乃令觸處秉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違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内則自可常别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内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𧦬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静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虚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

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為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徽同寛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

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内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巳以惡者懐之以疎隔容巳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乗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懐憎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

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

不食是理寧可為非

詒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詒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

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

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為能猨鳥以趠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

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詺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鷦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則泰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

鵐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令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徳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録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别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兾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

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
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
曰卿可裝束入闕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
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宫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
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
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
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慇懃惟願
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舍和定無異趣一日

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勑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於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

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徳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

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冠臣審覆

叙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偽道人衛元嵩既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之誅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

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論訪求百
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
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茍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
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
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
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讐雖則庸愚聞諸先
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徳縱使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為尚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業於僧坊皇宗絶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壊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為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為逸故傅毅云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盖哀周之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

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為聖衆苟恣婚婬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

求於近利為呉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説美詞彼
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為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
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為佛曲
取一人之意埋没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
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後王誰不重
異何獨此國之賤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
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

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闕古典東修發起孔教誠倫叵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倒應停棄若以禮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曾子迴天不奈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

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禳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㑻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為

諂拜求社樹何感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
咎亦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
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
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
牆繡像播經用衣臘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年年
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浩
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
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勲朱門紫

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怨家安樂為將為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藺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遣得恠馬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至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

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寳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為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别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慼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内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换

服苟異常人婬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
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静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
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
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己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餔乾不
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
禮極飲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羣庶民不麛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
舉目盡見麛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

夫化由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枒樹豈當盡杌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為不順若逦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矛盾自妨上言

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東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

黠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逭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别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别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面像歸心

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
盡解瓔奉承多寳佛塔肦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
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
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
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犂之効猶或
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
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尊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
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

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兹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頹龕墜構四户八窓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

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為敬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從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

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絶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寛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悖寃浮以生冒

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内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内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覲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内

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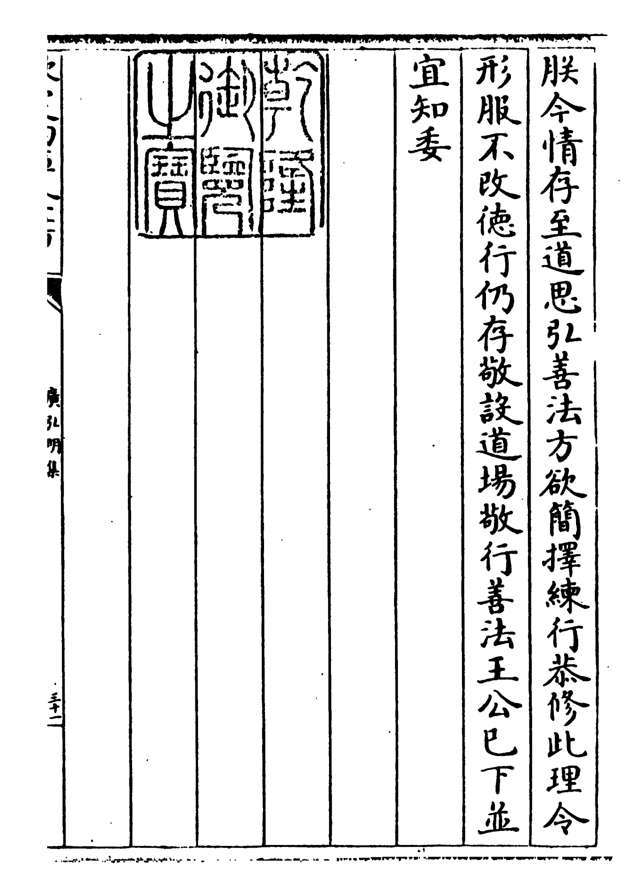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歷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為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廣答曰莊周有孔子

之行古往事同巳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
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蹟頓木母木母
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巳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曰
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静則一鼎沸九州不静
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
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
便停棄

三月一日勑賜飲食預坐北宫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北宫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内史拓䟦行恭宣勑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别有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内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勑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為如此



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十